

汗青晋事·血脉乡关

——从赵世芳《品读晋中》中探寻地方志里的文化密码

闫晓媛

5月31日,由商务印书馆、晋中市史志研究室、晋中市三晋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汗青晋事·血脉乡关:地方志里的文化密码——《品读晋中》”读书活动在太原翰文书院举行,众多专家学者相聚于此,共同见证《品读晋中》(商务印书馆出版,2025年4月)这部凝聚着作者心血与情怀的文化精品问世。

本书作者赵世芳在介绍创作历程时讲到:“回想自己以文辅政的岁月、品读古志的欣慰、写文章的自乐,我得到的是满满的收获。一册册古志的历史记载,一个个先贤的活灵活现,与古志为伴,穿越千年,延展了生命的长度;与古人对话,与古风欢游,与古籍交流,并在古今之间打开本土化、古代化与时代化、现代化的自由通道,由此增加了人生的厚度。”

赵世芳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员,晋中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晋中市文化促进会顾问,曾长期从事党委文稿服务、政策研究和省情市情、以文辅政、三晋文化、晋中晋商等宣讲、传播等工作。

他的古县志与写作之缘,始于工作需要。早在和顺县政府办公室、县委办公室的日子里,他就跑遍了山川乡村,对和顺之名、和顺之史、和顺之美、和顺之人的理解,以自己从事工作、服务组织、奉献家乡、笔耕文章的喜乐,通过写作大量的文稿和文章,植入自己的观点,运用地方志的珍贵资料,实践以文辅政的理想,最终汇入家乡日新月异的进步。

《和顺县志》,创修于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清顺治、康熙、乾隆、民国四次修订,1964年重印。他被这本古志深深地迷住了,讲和顺的历史源头、地理位置、气候特点、耕作商贸,古县志用不到100字表述得十分恰当,令他一辈子受益。

比如,讲历史;和顺为春秋梁余食邑;讲区位:边晋冀东陲,隶州辽北鄙,邻畿甸,接豫域;讲地理:四岭环峙,群山盘曲,居太行之绝巅;讲县城:一泓漳水,潆洄郭外,形胜亦可观;讲交通:兹山高道险,溪涧奔流,水固不能载舟,陆诚难于驱车;讲民生:商贾鲜至,贸易不兴,民间以耕凿为业,厥地石确,厥居穴处;讲气候:春寒如冬,夏无盛暑,方秋陨霜,将冬飞雪,其天时地利迥异于邻封;讲百姓生计:宁不衣弊衣而食糠粒,

《品读晋中》是作者继《跟着古志游和顺》之后“地方志公共化”的再次尝试。

在黄色的土地上耸立起一座雄伟的墨绿色高山,这本身便是一种神奇。我的家乡距这座山十里之遥,可能是因为透视的关系,在我家门前看到的山是中间高,两端渐低直至和黄色融为一体。这座山就是绵山,是太行山系太岳山的一条支脉。绵山春夏秋冬四季景色,风云雨雪里的奇异变幻已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面对此山此景,我总会产生唯有此山可托付,似随浮云入蓬莱的遐想。

绵山的神奇在于它的四时景色各不同。春风吹来,万物复苏,绵山在薄雾轻烟的笼罩中渐渐脱去了淡灰色冬装,换上了嫩绿的新装。随着夏天的到来,淡绿又渐渐成为墨绿,秋天的绵山又像是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黄金。金黄色淡出的同时,浅灰色就会随之叠出,不久严冬便如期而至。

绵山的神奇在于风云雨雪里的奇妙变幻。随风飘动的白云时而从山谷中升腾,时而像一条洁白的哈达缠绕在山腰,时而像大海的波涛在山顶上翻滚,时而像一面屏风把整座山遮了个严严实实。日出日落时的彩霞在山头铺开,红彤彤的一片,好像一幅美丽的油画。尤其是在天高气爽的秋天,阳光把一朵朵快速飘动的白云的影子投射在山上,由于相对运动的原因,好似山随影移,于是绵山就变成了一座移动的天然布景,使人顿觉山活了起来。

在炎热的夏天,一阵阵急雨过后,云开日出,一道绚丽的彩虹在山的两头架起,把刚刚洗刷一新,翠绿翠绿的绵山罩在彩虹门里,山色与彩虹相得益彰,美轮美奂。

秋雨绵绵,连日不开,绵山隐蔽在浓云之中,山天共一色,给人以绵山不知何处去,风泣雨哭愁煞人的忧思。

大雪初霁,银装素裹的绵山,似蜡象奔驰,似银蛇狂舞,展现着北国风光的壮丽。山顶的白雪一冬不化,残阳夕照之下,便有“日暮苍山远”积雪浮云端”之奇观。

玉兔东升,山高月小,却又是另一番景象,面对如此高雅的静谧,红尘中的浮躁便一扫而光,平添几分淡泊虚怀和脚踏实地。月明星稀,微风徐来,薄雾溟蒙,又是一幅耐人寻味的风月苍山图,置身其间,倍感悠悠往事如烟云,茫茫岁月似水流。

墨香依旧,文字隽永,开卷有益。这部以康熙乙巳年《祁县志》为底本,融会明《太谷县志》清《平遥县志》民国《榆次县志》以及其他县志的精粹,完整勾勒出晋中平川六县的自然地理、山川风貌、人文历史、民生民俗等,通过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生动的表达方式,让尘封的历史抖落厚厚的尘土,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翻开《品读晋中》,4500年前的“昭余祁泽薮”扑面而来——一个方圆数百里、与洞庭湖、太湖匹敌的浩瀚水域。作者以《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十薮》为舟楫,载我们穿越时空,“大禹率领治水团队,在三湾口(灵石)凿石开山,空出了5000平方公里的晋中沃野”。这场“打开三湾口,空出晋阳湖”的沧海桑田剧变,奠定了晋中盆地阡陌纵横、肥田沃土、汾水长流、风光旖旎的天赐家园。

政区沿革如年轮般清晰可辨:周灵王十六年(前556年),晋平公将昭余祁封予大夫祁奚;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魏献子“分祁邑为七县”,马首(寿阳)、涂水(榆次、太谷)、邬(介休)等古地名次第浮现。从秦至清,政区伸缩、地名更易,直至1949年榆次专区设立,晋中现代版方舟尘埃落定。

地理骨骼之上,历史血肉丰盈。

作者以方志为镜,映照出介子推焚身绵山锻造寒食节的忠烈,李世民雀鼠谷鏖战留下的张壁古堡奇观,隋文帝因灵石瑞石置县的因果。从秦到清,山西或以政、文,或以史、地,或以德、孝,或以忠、义彪炳史册的,在史界公认的太原王氏、祁县王氏、阳曲郭氏、平遥孙氏、祁县温氏、河东卫氏、闻喜裴氏、襄汾贾氏、寿阳祁氏等“大家族”中,晋中就有三县四家。

虽然古志没有专门“志”商的传统,但作者还是遍览文献,将晋中晋商的传奇和贡献一一论证,成为“何以晋中”最磅礴的篇章。从“万里茶道”的开辟,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的华丽转型,晋中晋商为“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文明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读罢此书,掩卷沉思,本书最珍贵的价值,在于让沉睡的方志“重获当代生命”。作者将自己研读古方志的所感所思所悟分享于读者,引领读者体悟百姓生活和基层社会的人间烟火,领略历史深处和晋中盆地上演的人文叙事,领会

绵山的神奇还在于它有许多传说故事。春秋时期割股侍君不图回报的晋国名臣介子推的故事就发生在绵山,唐王李世民朝山拜佛的古迹仍然诉说着久远的盛世风韵,采药人在山崖夹缝中偶然发现的抗金文书印证着爱国图强的民族气节,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年代,绵山成为了抗日军民坚持战斗的天然屏障,使抗日烽火燃烧不息。

天然溶洞里朝代不同的道观、庙宇仿佛向世人述说着绵山里住着神仙。如若不信,你就顺着山涧小路进去看个究竟,奇峰怪石林立、断崖绝壁惊人,层层叠叠的青松翠柏、花团草甸郁郁葱葱,山泉叮咚,溪水潺潺,蝉噪鸟鸣声里更显林静山幽,宛如进入仙境一般。白云生处的抱腹崖溶洞里有道观、庙宇若隐若现。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老人们每年农历四月十二都要面朝绵山烧香祭祀,祈求神灵驱灾降福。所以,自幼我就一直认为山里面肯定住着神仙,绵山就是仙境。

当地还有许多关于绵山的谚语,“绵山戴帽,农夫睡觉。”农民一年四季忙到头,一天也舍不得休息,实在太累了,便盼着绵山山顶上能够云遮雾罩,因为阴云遮住山顶,预示着雨天的到来,只要有老天下雨才感到休息心得安理得,而往往又是山随人愿的情况居多,“山黄了,人忙了。”就是说,绵山的颜色由墨转黄,该是秋收大忙季节了。“不见绵山面,风雨不由天。”厚厚的乌云把绵山遮得严严实实时,雨就会下个没完没了,风也会刮个不停。春去秋来,岁月更迭,人山总相依,四时有对话。

一年四季绵山在不断演绎着神奇。如今绵山脚下的灵石王家大院、静升古镇以及山里和山上的红崖峡谷、介休绵山等文化旅游区早已闻名海内外,更为绵山增添了前所未有的人气文气和生机。

从小生在此山下,从来此山看不够。

偶遇老宅转角砖雕:火麒麟踏云怒目,葡萄藤缠绕“吉”字,匠人以石为纸,刻下对富贵绵长的祈愿。

“常家二条街,半部晋商史”——砖雕裂隙里的茶香、牌楼暗处的算珠声,终凝成一句感慨:财富会消散,唯有文化修成的脊梁,撑得



文明融合及晋商繁荣中的“晋地使命”,领航人才辈出和政事文章间的文化底蕴和传承大观,领航岁月静好与艰苦奋斗的当属常贵金和李志维。常根江带着他们常年在晋中各地彩画、雕塑、画炕围、画寿材、做纸扎。中年时,他还在宣纸上绘制了大量的汉文锦图谱和画稿,并且收集、整理、编制了两本对联,其中包括春联、寿联、挽联、戏台对联以及各种庙宇对联等。他将这些传给儿子常万金,儿子又将手艺和图谱传给孙子常太生,在家族中传承至今。

因榆社太谷相距近百公里,其学艺期满后也不会影响到师傅承接活计营生,所以师傅对常根江倾囊相授。常根江跟随师傅学艺期间,对在一起做工的其它地方的同行们师傅们也较为关注,经常偷师学艺。因此,常根江出徒时,已在周边县区小有名气,后来经常在榆社、太谷、祁县、左权、和顺等地做工,很快成为辽州三县(榆社、左权、和顺)的一把手,彩画的寺庙殿堂、乡村炕围画等不计其数。

常根江不仅彩画、油漆、雕塑、刺绣等技艺水平很高,在书法上也有较深造诣,同南山眷村的李建德(清末举人,曾公派留英学习采矿业,是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先生之祖父)、仰天秀才瞪眼三都来往比较频繁,并得到两人的高度赞赏。常根江在很多晋中民居的建筑、炕围,以及李建德在太原府东街上的店铺,还有不少的寺庙、祠堂等建筑上都留下了精美的作品。据他的儿子常万金说起,有一年,榆社县城隍庙彩画,要求由常根江师傅与另外一位师傅两家共同完成,当时商定将建筑前后两面一分为二,一家彩画一半,施工时各自用苇席围挡,相互之间不得相看。等到完工之后拆去围挡,油漆彩画露出来之后,发现两家彩画的用色和皴褪水平几乎不相上下,但是由于常根江经常在晋商大院彩画,所以此次彩画在大殿正面也采用了晋商大院中的窝金底做法(打贴铜箔),看上去显得更为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当场得到了民众的赞扬。

常根江非常注重技艺的传承,在中年时培养出儿子常万金、常贵金,以及本村的吴明俊、北山晕村的李志维、南王村二货(大名不详)等,在这些徒弟中技艺最为突出的当属常贵金和李志维。常根江带着他们常年在晋中各地彩画、雕塑、画炕围、画寿材、做纸扎。中年时,他还在宣纸上绘制了大量的汉文锦图谱和画稿,并且收集、整理、编制了两本对联,其中包括春联、寿联、挽联、戏台对联以及各种庙宇对联等。他将这些传给儿子常万金,儿子又将手艺和图谱传给孙子常太生,在家族中传承至今。

第三代:

(1) 常万金(常根江之长子)

常万金,男,生于1915年,卒于1997年,西马乡田家沟村人,彩画祖传第三代传承人,精通古建筑通彩画、炕围画、纸扎等技艺,其本村及周边村庄的很多汉文锦炕围都出自他之手。常万金也经常把汉文锦彩画用于寿材上,擅长深点花卉(工匠的一种画法,与国画中的没骨画法相近)。新中国成立后转行进入供销社工作,后又回村担任大队会计到改革开放前,之后经常带着常太生画炕围、画寿材、做纸扎等。在此期间,把彩画与纸扎技艺全部传授给常太生。

(2) 常贵金(常根江之次子)

常贵金,男,生于1917年,卒于1944年,西马乡田家沟村人,彩画祖传第三代传承人,天资聪颖,从小就看什么懂什么,学什么会什么,比起其父常根江的手艺有过之而不及。常贵金经常跟随父亲进行彩画、泥塑等,对彩画皴褪、设计与人物、花鸟、山水的绘画无所不精,尤其擅长壁画绘制,对线条的轻重、虚实变化掌握得特别好。常贵金还特别喜欢戏曲,12岁时就跟着本村的小剧团打板,在本县各村之间演出,当时村里人称“奇才”,可惜英年早逝。

(3) 李志维(常根江之徒弟)

李志维,字太和,男,生于1905年,卒于1987年,西马乡北山晕村人,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7岁开始,一边放牛一边上学,断断续续读书两年。他从小喜欢绘画,当时学堂设在一个庙宇,他常常看到庙里的画就能够模仿下来。16岁时,父亲带他拜田家沟村常根江为师,开始了绘画生涯。因德才兼备、尊师重艺,李志维深得师傅喜爱。在常根江言传身教下,李志维成为手艺精湛的匠师。后来常根江又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好友——和顺县的任二孩,让李志维跟随任师傅学习刺绣。李志维在师傅生前,每年都会去田家沟村看望,师傅去世后每年都去拜祭。80岁那年的清明节,他还最后一次到师傅坟前祭奠,品行深受后辈敬仰。

1959年,榆社成立了榆社工农机械修造厂(1976年该厂油漆车间分出,成立榆社县工艺美术厂),李志维应聘进入该厂油漆车间工作,成为车间第一代技术最全、技艺最精的画师。1960年榆社云竹水库建好后,在水库边修了一座八角亭,请李志维对八角亭进行彩绘。他在上面栩栩如生地画了四出戏,人们知道后,纷纷前去观赏。

李志维在中年时期,花了十几年业余时间,用木头一点一点抠出来一个三重檐两层的戏台古楼,古楼上雕有《三娘教子》《空城计》《凤仪亭》《打渔杀家》四出戏,遗憾没能留存下来。

在工农机械修造厂工作期间,李志维培养了大批徒弟,其中以赵守义、岳俊德、鹿志英技艺最为突出。1975年,岳俊德在太原市迎泽公园承揽汉文锦彩画工程后,请李志维作技术指导。从桐油熬制、血料发制,到地仗材料配比,彩画图谱起稿、图谱安排,彩画设色,直至最后完工,一步一步,李志维都进行了详细教授,彩画技艺得以进一步延续、传承。

潮頭

文学副刊

第1036期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榆社彩画技艺传承发展谱系研究

李山岗
刘丽峰

常家庄园行记

李波



起山河岁月。

穿宅入院,忽见8万平方米园林豁然铺展——

小石潭叠泉淙淙,柳宗元笔下

“潭中鱼可百许头”在此复生;

曲溪廊桥引向昭馀湖,残荷听雨处原是上古昭馀祁泽遗珠,这里少人至,可独享荷风亭影。

观稼阁登顶五层,万亩田畴尽收眼底。导游笑言:昔日家主每晨登阁,见炊烟落,便训导子弟“惜晨光”。

杏园老槐最称奇:树干盘拐如虬龙,当地人称“一拐一甲子”,扶其瘤节如触二百年时光年轮。

常氏宗祠三门四进,曾国荃题

“艺舟济”匾高悬。细读《常氏家训》碑刻:“学而优则贾”六字如雷贯耳——常氏子弟儒学不通者不得经商,方悟其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的根源。

光绪年间赈灾匾额旁,玻璃匣内陈列茶路驼铃,锈迹斑斑的铜舌似乎仍在吟唱武夷山至恰克图的万里商谣。

离园时暮色浸染,狮园石兽镀金辉。

忽忆此地曾是《白银帝国》《乔家大院》取景地,梁柱间似有商战风云翻涌。

回望堡门,护城河倒映月影如银河——恰似常氏散尽家财赈灾的夜晚,儒商大义终成三晋星河中最亮的徽章。